

「賽東窗」

《醒世姻緣傳》第二十八回裏，講到伎刻貪財的嚴列星夫婦，夜間偷墳掘墓，被顯靈的關老爺腰斬在墳頭。嚴列星的這位「賢內助」，名喚「賽東窗」。這個有趣的諺號，並不難解，「東窗」者，就是奸相秦檜家裏那位東窗剝柑子吃的王氏。

「賽」是綽號裏常用的字眼，用來對標某一領域的翹楚——秦王氏當然也算陰險毒計界的天花板級別。比如，形容美女，可以說「賽西施」「賽貂蟬」，其美貌自然無需贅言。膠東地區民間故事《花和尚拉磨》，就是寫了一個外號「賽貂蟬」的小媳婦，用巧計教訓好色的胖和尚的故事。

形容人聰明，是「賽諸葛」「賽張良」；形容人勇武，則是「賽秦瓊」「賽張飛」之類。《水滸傳》的郭盛，綽號「賽仁貴」，比三箭定天山的薛仁貴還要威風。《射鵰英雄傳》的郭靖，就設計為郭盛的後人。

公案小說《彭公案》及戲曲故事《通仙枕》裏，都有「賽李逵」。甲寅太歲張朝大將軍，外號就是「賽秦瓊」。而《西遊記》裏攔走朱紫國金聖皇后的金毛犼，名號「賽太歲」，太歲本就夠氣派的，他還要更勝一籌，可見氣焰之囂張。

這些綽號的共同點是勇武，但又有區別。「賽秦瓊」給人的印象就是有勇有謀，有情有義，而「賽李逵」則有粗野的草莽氣息。

吳用是《水滸傳》裏最有計謀的人。晁蓋就形容他「賽過諸葛亮」；第一百一十五回的引子詩，又形容「運籌吳用賽張良」。明代協助朱元璋一統江山的劉伯溫，在民間也被傳頌為「活張良，賽諸葛」。

《大明英烈》寫張士誠的手下，武將有兵馬大元帥張九六，綽號「賽張飛」；謀士有妙真道人，綽號「賽張良」。雖則都是好字眼，卻給人一種草台班子之感。可見，若名不符實，就成「低級紅」了。



逢周三、四、五見報

反哺

河邊一位年過花甲的女士打着電話跟閨密抱怨家中母親。某日老母親訴苦洗了個冷水澡，原來她忘了打開水龍頭放一陣水再入浴。女士出門活動，中午趕回去做飯，路上連打五六個電話都沒人接。回來問究竟，老母親惡聲惡氣地說「沒事別亂打」。老人放着香蕉不吃，都招蟲子了。酸奶掉在地上，老母親居然讓家裏的貓「背鍋」。她大概憋了一肚子話，絮叨半天還意猶未盡。我聽了一耳朵，只覺得莫名耳熟，因為她抱怨母親和許多母親抱怨兒女畫風神似，也都那麼雞毛蒜皮，拉拉扯扯，一時間都分不清誰是成人，誰是兒童。

「你養我小，我養你老」是國人提倡的傳統美德。即，父母撫養兒女長大成人，成家立業。待他們老了，兒女贍養父母，回報養育之恩。理想狀態是「父慈子孝，家庭和睦，其樂融融」。只是現實生活中不但有對簿公堂，親子反目成仇的極端個案，更多的是嘔嘔咕咕、一地雞毛的日常困擾。比如以上的例子，不排除老人任性，行事孩子氣的可能，但女兒顯然也對八九十歲的母親「返老還童」、親子「角色互換」適應不良。

有人說「孝順」二字，更難的是「順」。同住一屋，朝夕相處，生活習慣差異，觀點理念不同，都可能引發矛盾。偶爾關心父母不難，面對老人「無理取鬧」能和顏悅色，日復一日地耐心照顧卻未必容易。然而「子欲養而親不待」才是無可挽回的人生悲哀。反哺父母時記得將心比心，當年父母如何養育我們，我們如今就該如何贍養他們。「報恩」之外，更可貴的是年深日久，相濡以沫的情意。



逢周一、五見報

你什麼時候意識到自己老了？有人說是路人的稱呼忽然從「大哥」變成「大叔」，有人說是早起照鏡看到華髮漸生，有人說是走路的速度變慢，有人說是熬不了大夜，更有人說，不再刻意琢磨「變老」這件事，才是真的變老嘍……

「老啦老啦，不中用啦」，很多時候，這不過是一句輕鬆的自我調侃。但，老去確實帶來不便。於我而言，最苦惱的是目力不濟。剛開始，只覺得近處的東西看不清，以為是眼鏡的問題，繼而以為是拾燈的問題，

在藝術史上，亨利·盧梭是一個與時間拔河的名字。他不是一個年輕成名的天才，也不是一位在藝術學院磨煉多年的精英畫家。在四十九歲時，他才真正成為一名業餘畫家，也是那一年，他畫下了自畫像《我自己：肖像—風景》，這是一幅不尋常的畫，也是一個中年人的生命宣言。

《我自己：肖像—風景》的背景是象徵文明與世界的艾菲爾鐵塔，以及飄着萬國旗的帆船，而盧梭的肖像立於前景，站得筆直，手持畫筆與調色盤，頭戴藝術家的貝雷帽。

盧梭將自己畫得比現實更高大，

看着眼前的貓兒，真叫人羨慕，因為牠無憂無慮，活得比人類平淡但安穩快樂。

那是夫家飼養的英國短毛貓，灰色的毛上有黑色虎斑紋，可是卻沒半點猛獸的戾氣。牠頭圓、眼圓、腳掌圓圓，天生有寵物貓的可愛模樣，怪不得所屬的品種有「貓咪界的泰迪熊」之稱。

貓兒本來是別人的寵物，因事交來託管。怎料時間一天一天的過，牠竟然跟代班主人培養了真感情，正確而言是夫家的人越來越寵愛那貓兒，

一枚嶺南鮮果，牽動大唐王朝的神經，更串聯起千年文物長卷。在缺乏現代保鮮技術與快捷交通工具的唐代，將「一日色變，二日香變，三日味變」的荔枝從五千里外的嶺南運至長安，堪稱不可能完成的任務。本月熱播的電視劇《長安的荔枝》正是以這個「古代極限挑戰」為切入點，通過九品小官李善德的視角，展現宏大歷史背景下小人物的命運變遷。

劇中精心復現的唐代生活場景引發文博愛好者的討論。當張天愛飾演的十七娘頂着唐代寶年間流行的「高大半翻髻」出場時，熟悉敦煌壁畫的

「教授」與交響樂團

今屆「MOVIE MOVIE：Life is Art光影藝術祭」，有兩場坂本龍一的放映節目，包括香港首映的《坂本龍一：東京旋律》（4K修復版）和《坂本龍一 | Playing the Orchestra 2014》，成了一眾坂本迷必爭影片。《坂本龍一：東京旋律》搶不到票是意料之內，但能進場欣賞後者，已感滿足。

《坂本龍一 | Playing the Orchestra 2014》是「教授」二〇一四年與東京交響樂團的演出，早已推出影碟，但戲院的大銀幕和音響效果帶來的震撼和現場感，跟在家觀看，明顯是不能比擬。這場演出，置身舞台中央的「教授」，身兼指揮和鋼琴家，帶領交響樂團，演奏包括首本名曲《The Last Emperor》、《Merry Christmas Mr. Lawrence》、YMO時期創作的《Happy End》，還有寫於「311」東日本大地震後的《Kizuna》等多首作品。當中不少曲目，相信坂本龍一樂

擦多次鏡片，調了多次燈光，忽然意識到是眼睛的問題。

於是，長嘆一聲，作為一個資深高度近視的人，我竟然也有老花的一天，真是歲月饒過誰啊。韓愈《祭十二郎文》的句子「吾年未四十，而視茫茫，而髮蒼蒼，而齒牙動搖」，猛地出現在腦海中，跳躍不去。唯一值得寬慰的，大概是「視茫茫」的年紀比韓愈晚了六七年，而髮尚未蒼蒼，齒牙也還算爭氣，都在堅守崗位。

變老的信號，首先傳遞自器官衰變。工具是器官的延伸，媒介則是現

更接近英雄的模樣。這不是一幅謙遜的畫像，而是充滿自信，甚至自我神化的圖像。他將自己的兩任太太寫在調色盤上，將象徵榮譽的勳章畫在胸前，與其說這是一幅自畫像，它更是盧梭對自我歷程的定義。

盧梭的藝術人生，不是直線的。他早年當兵，做過公務員，直到退休後才全職投身藝術。他曾渴望像布格羅與傑洛姆那樣成為學院派畫家，卻始終無緣入選官方沙龍。他沒有受過正式的藝術訓練，構圖比例不合、透視錯亂、色彩鮮明得幾近不自然，他的畫作甚至被批評為「閉着眼睛用腳

捨不得牠離開。剛好原主人不便再養動物，也就順理成章地交出「撫養權」，讓貓兒在夫家「落地生根」。兒時我家也養貓，而且不只一隻，不過都是家貓，任務是捉老鼠。縱然有職責在身，但我卻從沒見過牠們生擒鼠輩的恐怖場面，反而見過附近各戶的貓跟老鼠同伏在簷篷上享受午後的日光浴，互不打擾，十分太平。相信在害怕老鼠的人眼中，那情景應該比貓兒懂大開殺戒更難接受。說回夫家那隻英短，當然不用捉老鼠向主人「交數」，只需安然活

觀眾一眼認出，這造型與敦煌第一三〇窟《都督夫人禮佛圖》（附圖）中的髮式如出一轍。《都督夫人禮佛圖》創作於唐天寶年間（約公元七四七至七五八年），是唐代供養人畫像中規模最為宏大的一幅，畫中有十二人，前三人為主人，後面九人為奴婢。這幅壁畫原作雖因歷史原因損毀嚴重，通過敦煌研究院第二任院

迷，已聽過不同版本，像鋼琴獨奏、三重奏、原版，但以交響樂的豐富織體重現，還看到各位演奏家賣力演出，肯定有不一樣的感受，譬如由藤倉大改編成管弦樂作品的《Ballet Mécanique》，就有煥然一新的味道。在演出中，坂本龍一還不時拿起咪高峰，為作品解說，也說說笑話，跟觀眾互動，都是有趣而珍貴的片段。

看片時，甚有置身現場的既視感，有時很想在曲與曲之間，跟着十多年前的觀眾一起拍掌，甚至大喊Bravo！完場時，我們終於忍不住鼓掌致意。坂本龍一不經不覺已離開我們兩年，但他的音樂和精神，將永遠長存在我們心裏。



逢周五見報

變老覺醒時刻

代社會中極具感受度的工具。因而，變老的壓力同樣來自媒介迭代。互聯網從無到有，再到移動互聯網，每一次變革都見證了一代或幾代人的老去。父輩「上網是你們年輕人的事」言猶在耳，「這些APP是我們年輕人玩的，你不懂」已成了女兒掛在嘴邊的話。

媒介是新世界的內容，也是「看」世界的窗口。當我們跟不上新媒介的發展步伐，其實和眼睛老花沒什麼不同，用舊媒介看新世界，結果自然是「視茫茫」。當你發現不會用

畫的」。但，盧梭堅持自己的風格，也堅信自己的可能。如此的自信，是堅持，還是幻想呢？反正，他正正是以幻想來創作。他在未曾離開法國的情況下，創造了一整個熱帶叢林的視覺宇宙。在盧梭一系列森林畫裏，那些老虎、獅子與蟒蛇，都來自於他在巴黎動物園與植物園的觀察。那麼，從觀察而來的幻想，是幻想嗎？又說，如果我們觀察到自己的喜好、能力、執著，以至幻想自己以此作為人生的目標，這又是怎樣的一種幻想呢？盧梭的晚成，不是拖延，而是他

筆者與貓

着，主人就心滿意足。牠有種不問世事的神態，伏在架上，搖搖尾巴，像物換星移也跟牠無關，任何人也打擾不到其安逸的生活。貓兒最喜歡跑到主人的睡床上，窩在窗邊曬太陽，有時主人回來也不願走，卻從不會受責備，反而被笑着大讚可愛，然後一手擁入懷中，又親又哄。貓兒依舊一臉從容，像明白人類生活勞累，所以就大方地給主人抱抱。我跟貓兒相處的日子不多，幸好初次見面彼此已留下良好印象，牠也不介意立刻被我抱起四處走，雖一臉

《都督夫人禮佛圖》

雖與母親一脈相承，卻在細節上體現出等級差異。十一娘盤着兩坨小髻，而年幼的十三娘則配以素花小梳，不敢將頭髮盤得比長輩更高。這種細微差別也反映了唐代家庭中的長幼尊卑秩序，即使是在時尚表達上也必須嚴格遵守。

蝶臉識別

今年首廳「蝴蝶」上周從香港掠過，彷彿張開翅膀的蝴蝶翩然遠去。全球有記錄的蝴蝶約二萬種，中國約佔二千一百種，其中，在香港森林、花草中飛舞的蝴蝶達二百四十餘種，牠們的絢爛衣裳和優美身姿，常讓人眼花繚亂。位於大埔的鳳園蝴蝶保育區，孕育逾二百二十種蝴蝶，佔香港蝴蝶品種約九成，這裏也是具保育價值的蝴蝶物種如裳鳳蝶和燕鳳蝶的重要繁殖地。五彩繽紛的蝴蝶，外觀千變萬化，部分蝴蝶品種在旱季和濕季會呈現不同模樣，單憑肉眼及參照教科書，愛蝶之人也未必能準確地辨別蝴蝶品種。在新一期鄉郊保育資助計劃的資助之下，鳳園率先引進人工智能系統用以辨識蝴蝶品種，待系統成熟後還將開放予公眾使用，屆時市民將拍下的蝴蝶照片

的新媒介變多了，其實是你變老了。當下的醫學水平還不足以阻止器官衰老，對於生理老去，坦然接受足矣。不過，保持開放的心態和努力的決心，我們可以長時間擁有媒介新鮮感，在掌握新媒介中感受新世界，享受新生活。

他只是持續嘗試，不斷描繪。他畫下幻想，畫下野獸，畫下心中的自己。他不急於成為誰，也沒有刻意與誰比較，他只是按照自己內心的節奏，慢慢走向完整。

他從不假裝自己的野心，他只是持續嘗試，不斷描繪。他畫下幻想，畫下野獸，畫下心中的自己。他不急於成為誰，也沒有刻意與誰比較，他只是按照自己內心的節奏，慢慢走向完整。

他從不假裝自己的野心，他只是持續嘗試，不斷描繪。他畫下幻想，畫下野獸，畫下心中的自己。他不急於成為誰，也沒有刻意與誰比較，他只是按照自己內心的節奏，慢慢走向完整。

筆者與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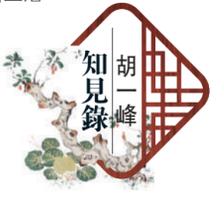
着，主人就心滿意足。牠有種不問世事的神態，伏在架上，搖搖尾巴，像物換星移也跟牠無關，任何人也打擾不到其安逸的生活。貓兒最喜歡跑到主人的睡床上，窩在窗邊曬太陽，有時主人回來也不願走，卻從不會受責備，反而被笑着大讚可愛，然後一手擁入懷中，又親又哄。貓兒依舊一臉從容，像明白人類生活勞累，所以就大方地給主人抱抱。我跟貓兒相處的日子不多，幸好初次見面彼此已留下良好印象，牠也不介意立刻被我抱起四處走，雖一臉

《都督夫人禮佛圖》

雖與母親一脈相承，卻在細節上體現出等級差異。十一娘盤着兩坨小髻，而年幼的十三娘則配以素花小梳，不敢將頭髮盤得比長輩更高。這種細微差別也反映了唐代家庭中的長幼尊卑秩序，即使是在時尚表達上也必須嚴格遵守。

蝶臉識別

今年首廳「蝴蝶」上周從香港掠過，彷彿張開翅膀的蝴蝶翩然遠去。全球有記錄的蝴蝶約二萬種，中國約佔二千一百種，其中，在香港森林、花草中飛舞的蝴蝶達二百四十餘種，牠們的絢爛衣裳和優美身姿，常讓人眼花繚亂。位於大埔的鳳園蝴蝶保育區，孕育逾二百二十種蝴蝶，佔香港蝴蝶品種約九成，這裏也是具保育價值的蝴蝶物種如裳鳳蝶和燕鳳蝶的重要繁殖地。五彩繽紛的蝴蝶，外觀千變萬化，部分蝴蝶品種在旱季和濕季會呈現不同模樣，單憑肉眼及參照教科書，愛蝶之人也未必能準確地辨別蝴蝶品種。在新一期鄉郊保育資助計劃的資助之下，鳳園率先引進人工智能系統用以辨識蝴蝶品種，待系統成熟後還將開放予公眾使用，屆時市民將拍下的蝴蝶照片


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

逢周一、五見報



逢周四、五見報



逢周五見報



逢周五見報